

仙剑问情

贰

仙客风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华人奇幻经典，『仙剑奇侠传』姊妹篇

管平潮◎著 姚壮宪 江南◎序



仙剑问情

贰

仙客风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华人奇幻经典，「仙剑奇侠传」姊妹篇

管平潮◎著
姚壮宪 江南◎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仙剑问情. 2 / 管平潮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2013.5
ISBN 978-7-5502-1492-7

I. ①仙… II. ①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9707号

仙剑问情. 2

作 者: 管平潮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策 划 人: 吴志硕
产品经理: 吴志硕
责任编辑: 李 征
特约编辑: 李 鑫
封 面 图: 张 旺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封面设计: 宋晓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12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0印张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492-7
定价: 33.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000

第五卷 酒酣拔剑斫地歌

- 001 第一章 飞鸟忘机，暂安陶然之乐
- 006 第二章 杯酒凭栏，检点浮生闲话
- 011 第三章 福至心灵，参幽激以通玄
- 016 第四章 冰光幻灭，转瞬妖魂之影
- 021 第五章 玉魄含情，芳魂清入肌骨
- 026 第六章 冰姿媚骨，啞谁人之清魂
- 030 第七章 卷蘊丹霞，浣尽愁思尘处
- 035 第八章 言存嘉意，欣然有舍于心
- 039 第九章 云浸几案，冰纷笔上之花
- 045 第十章 枕柳高眠，莲歌飞入梦魂
- 049 第十一章 漪漾荷心，涤花容于水镜
- 054 第十二章 霜笛快弄，转合虎龙之吟
- 058 第十三章 花雨零乱，最是幽情难吐
- 062 第十四章 清夜闻笛，梦随三更花落
- 066 第十五章 何物动人？人影柳浪衣香
- 071 第十六章 石上坐客，正倚无心之柳
- 078 第十七章 云飞鹤舞，清气吐而成虹
- 084 第十八章 庭空鸟语，溪山梦里游踪

第六卷 云飞剑舞雄千里

- 091 第一章 三生系梦，徘徊芳路烟尘
096 第二章 抑巧扬拙，消倏英雄豪气
100 第三章 大巧无巧，闲看幻剑灵符
105 第四章 气结烟霞，胸中自无冰炭
113 第五章 倩语无心，遂啸不鸣之剑
120 第六章 枰上演棋，岂悟生杀之机
126 第七章 红烟射日，一炬便成焦土
133 第八章 目电声雷，长舒龙吟虎啸
138 第九章 仗剑从云，光耀三军旗鼓
146 第十章 九天雷落，引动八荒风雨
153 第十一章 霞刃飞天，横杀气而独注
157 第十二章 须臾剑语，惊谁人之幽怀
161 第十三章 异宝奇琛，俱是兴争之器

第七卷 美人如玉剑如虹

- 169 第一章 问水听山，皆言不如归去
174 第二章 藏珍怀璧，未问是缘是劫
181 第三章 花开顷刻，惆怅刹那芳华
187 第四章 剑冷光寒，吾注杀中求道
192 第五章 泪凝幽梦，与谁托付花盟
196 第六章 云房启户，坐看烟月氤氲

- 202 第七章 雨打平湖，涤去几年尘梦
- 207 第八章 凭栏看剑，窥见身外之身
- 212 第九章 笔阵生云，遮却色身幻影
- 217 第十章 弄月放歌，兴来醉倒花前
- 222 第十一章 光浮影乱，顿销千秋魂魄
- 226 第十二章 月舞霓裳，密呢长生之语
- 235 第十三章 水月流虹，我醉欲眠天风

第八卷 雪影摇魂映清盟

- 245 第一章 身非鸿鹄，焉知云路缥缈
- 249 第二章 嫩蕊琼苞，激绽乱云深处
- 255 第三章 仙缘未合，何处蹊其云踪
- 260 第四章 百丈风波，起于青萍之末
- 267 第五章 九曲迷踪，英雄莫问出处
- 274 第六章 千山雪舞，辉耀碧朵灵苞
- 279 第七章 吐日吞霞，幽魂俱付松风
- 288 第八章 暮色合暝，转令幽兴萧疏
- 292 第九章 寸心如玉，魂一变而成红
- 297 第十章 雪影摇魂，恍惚偏惹风狂
- 305 第十一章 归风送远，歌雪不负清盟

卷首词·醉烟霞

有酒陪云醉，

壶空伴剑眠。

歌枕烟霞日，

不忍算流年。

第一章 飞鸟忘机，暂安陶然之乐

且说那少年醒言，担着天大的心思，作好诀别上清宫的准备，跑去请求掌门灵虚真人准许他收留那琼彤小女娃——谁知道，正是那世事难料，那灵虚掌门，竟是一口应承！

现在，得了这好信的少年，真个是大喜若狂，一踏出那上清观的大门，便兴奋地对琼彤叫道：

“走！咱回家去！”

“嗯！”

少年说得轻快，女孩儿回答得也干脆，跟着自己那快步奔前的醒言哥哥，一个劲儿地往那山下冲去。现在这琼彤也很高兴，脸蛋儿上红通通的，几绺泛着金泽的发丝，被迎面而来的风儿一吹，只在那脸前不住地飘动。

只是，刚刚跑到那离开飞云顶的石径入口，少年却突然一下子停住，拍着脑袋说道：

“呃！！我都乐糊涂了！倒忘了还要去那擅事堂登录入册！”

“琼彤，我们先去擅事堂！”

“好！”

那位已经冲到前面的小娃娃，听得醒言这么一说，又是一声清脆的应答，转过身来便继续跟着哥哥往前直冲！

这担心夜长梦多的少年，将琼彤领去擅事堂，心急火燎地找到清云道长，将掌门的意思一说，便请他把琼彤登录在册。不过，登录之时，倒并未指明琼彤是他这四海堂主的弟子——说实在的，醒言再是那一堂之主，但也委实太年轻；在他还没显示出什么“灵根天赋”、“百年一遇”等等的旷世奇能来之前，要说什么开门收徒，不仅少年自个儿说不出口，便连那负责登录的清云道长，也觉得实在别扭。

因此，再考虑到琼彤在一旁“哥哥”、“哥哥”地叫个不停，最后，所有人达成一致意见：只将这小娃娃算为四海堂中新入职司。

在填到具体职责一栏时，清云道长很客气地征询眼前这少年堂主的意见，结果醒言想了半天，只憋出一句“洒扫清洁”来！

这倒不能怪他心思迟钝——难道那千鸟石崖上的四海堂中，除了这事儿还勉强说得过去之外，还有别的工作需要这小娃娃来分担？

当然，清云道长是不能按照少年所言那样写。等他落笔之时，却已变成了“协管文册，协察田产”……

当下，少年心下大为叹服：

“到底姜还是老的辣！清云道长这话写出来，就是和常人不一样！”

登录之事已定，又略微寒暄几句，这少年堂主便赶紧拉着琼彤，急急离开这飞云顶，向那抱霞峰千鸟崖而去！

琼彤意外寻来之事，到此便尘埃落定。

现在，已是入夏时节，醒言便在四海堂侧屋之中，安了一张竹榻，便成了琼彤的居室。

虽然，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娃娃，曾强烈要求要住到哥哥房中，但她这醒言哥哥，毕竟也有十七岁的年纪，于那男女方面的世情，也是颇为了解。虽然这小娃娃也说不清楚自己多大，但瞧她模样，也应该有十一二岁了。俗话说“七岁不同席”，虽然这少年素行无忌，对琼彤也着实喜爱，但在这个问题上，却还是不能依着她——当下，便将这个只管腻着自己的小姑娘，好说歹说哄她在那侧堂之中睡下。

第二天清早，在冷泉之处洗漱过后，醒言便咳嗽一声，一本正经地对这脸上还湿漉漉的小娃娃说道：

“咳咳，琼彤啊，今个儿便是你正式加入我这四海堂的第一天——嗯，本堂主今日便先来教你一样法术，也省得以后出去行走之时，被别人欺负！”

“好啊好啊！——堂主哥哥要教琼彤什么法术呢？”

“这法术嘛，你却曾亲眼见过——”

“咦？亲眼见过？……”

小娃娃稍一思忖，便叫了出来：

“呀！哥哥是不是要教我那冻人的法儿？”

“哈哈，正是！不过那却不叫冻人的法儿，它叫——”

刚要说出来那“冰心结”三字之时，醒言却见这眼前的小女孩儿，将臂一挥，然后仰着小脸儿对醒言问道：

“堂主哥哥，是这个法术吗？”

“……”

醒言一时没有应答。因为，他突然看到，眼前刚刚还在汨汨流动的冷泉，现在已经被冻成了几柱冰溜。而岩间后续的泉水，顺着这片冰溜淌下来，很快便被这寒气所凝，又在上面积成晶莹剔透的冰柱。

“是这样的吗？”

“呃……好像是。原来琼彤已经会了啊！哈！”

没能当成师父的少年，正尴尬地打着哈哈。蓦地，他又想起往日那个在罗阳街头被淋成落汤鸡一般的赵一棍，便问这个正兴高采烈的小娃娃：

“琼彤那日在罗阳街上，淋得那舞棍之人一身的水渍——却也是使了法术吧？”

“嘻嘻……是啊！原来都被哥哥看到了呀？”

小娃娃有些不好意思，一脸嬉笑，一双眼睛笑成了两弯细细的新月牙。

“你是怎么做的呢？”

“怎么做的……嗯！好像我眯着眼睛想一下，就可以了！”

“就这样？”

醒言颇有些怀疑。

“是呀！不信我想给你看！”

见堂主哥哥有些不相信，这琼彤便有些着急。然后——

便在这小娃娃话音刚落之时，醒言便突然听得身后“轰”的一声；回头一看，就看到那石坪之上，凭空便腾起一大片火焰，在那儿正烧得旺盛！这火势甚烈，火舌熊熊喷射，倒把醒言吓得往旁边跳了一跳！

“呀！快灭掉，小心烧进旁边林子里！”

“嗯，好呀！”

正在醒言赶紧驱动那太华道力，着忙融那被冻成冰块的泉水之时，却见这放火之人，眨了眨眼睛——于是那片烧得正欢的火场上方，便突然毫无征兆地往空里浇出一

大团清水来!

只听“哗啦”一声，便将那正烧得旺盛的火舌，一下子浇熄!

见此情景，少年恍然大悟：

“呃……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天那位在一旁帮着数数的裁判之人，却也被浇得像那落汤鸡一般——这调皮小丫头真正泼出去的清水，却大都被反弹在那位帮闲之人身上!”

“这么看来，那个‘水泼不进’赵一棍，倒真有一身不俗的功夫。只是不太走运，偏偏遇上这顽皮的小琼彤!”

想到这儿，醒言倒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这位天真烂漫的小姑娘。醒言认真地跟琼彤交代，嘱咐她以后在这上清宫中，不要轻易使出那些个奇奇怪怪的法术来。若实在有必要施法，便尽量只用方才那一招“冻人术”好了。这样的话，若是事后有人问起，也好有个说辞。

这个叮嘱活儿，却和昨天去见那灵虚掌门之前，跟琼彤交代的差不多。只不过，却不是什么法术都不能使。以后在这罗浮山中，还指不定遇上什么麻烦事儿，到时候也不能坐以待毙。一两样防身法术，却还是要的。

至于那要与人友善、不要只为着好玩儿便拆人台——这些个世故的话儿，以后倒可以再来慢慢熏陶。

交代过这些以后，这位四海堂堂主，便又虚心地跟小姑娘请教起来，问她方才那些个神奇的生水引火法儿，到底是怎么施展出来的。

很可惜，虽然这琼彤小女娃，觉得好不容易有个事儿可以帮着哥哥，便在那儿努力地讲授自己的施法心得；但待她这位用心听讲的堂主哥哥，聚精会神地听了好半天之后，才无奈地发现，琼彤开始说的却都是实话——这琼彤小女娃，真的便只是稍微凝神想一想，便想出那真真切切的一大团水、一大片火来。而至于具体如何施法，这小女孩儿却始终说不清楚。

在跟着这小女娃练习了半天如何正确眯眼之后，醒言终于清醒地认识到：

这琼彤真是天赋异秉。就自己这资质，看来是拍马难及了!

想通此节，这位虚心的求教者，便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承认了自己的学习失败。但他万万料不到的是，他这自认驽钝的学生倒无所谓，但那个敬业的“授业老师”，却是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那一双明眸之中，竟是盈满了汪汪的泪水，似乎快要哭出声来!

见此情形，醒言只好又使出浑身解数，好不容易又哄得这小姑娘开心起来。嗣后，他便让琼彤在这千鸟崖上玩着，自己则换了一身便装，急急赶到那传罗集镇上，

买了几件女孩儿的衣物。琼彤原来那身衣裳，因为昼夜行走于山林之间，早就褴褛不堪，已是不能再穿了。

现在，醒言的“清修”之地千鸟崖，风景还与往日一样清幽。但自从琼彤意外寻来之后，这儿便热闹了许多。原先醒言在这袖云亭旁吹笛解闷之时，也就只有那鸟雀相伴；而现在，在这少年左右飞舞的鸟雀之中，却又多了一个琼彤！

说起来，虽然醒言现在对那神曲《水龙吟》，还是心有余悸，不敢轻易相试；但毕竟曾经奏出过这样的绝世神曲，后来又反复研习过那本灵漪儿相赠的《风水引》，现在醒言对这五音五行之理，已算得颇有认识。这位四海堂主，隐隐地感觉到，这两份曲谱，若要引动那法术效果，并不在谱儿如何具体排列；更重要的、更起作用的，却是内里蕴涵的五行之意。

本来为了谋求衣食，醒言便谙熟那吹笛之术。现在有了这样的认识，又有那玉笛“神雪”襄助，这个目前吹曲儿只为解闷的少年，已能抽取这两首神曲曲中之意，吹出自己想要的效果来！

于是，每至那夕阳西下，漫天的霞彩正映在这千鸟崖上之时，醒言便会立在这石坪之上，和着这高崖上的清风，随心所欲地吹上一阵婉转悠扬的笛曲。仿那《风水引》，他将自己吹的这个曲儿，称作《百鸟引》。这首《百鸟引》，从无确定的曲谱，只有确定的曲意。但只要是这“百鸟引”吹出来，便会引得那附近山野间本应归林的鸟雀，来他周身盘旋飞舞！

远远望去，便见罗浮洞天中许多的奇禽异鸟，在千鸟崖上的霞光中，翩跹旋舞，且翔且集，真似那传说中的“百鸟朝凤”一般。

而在这群翩跹翔聚的鸟雀之中，现在又多出了一个灵动的身影——每当醒言吹笛之时，琼彤便等到她一天之中最为开心的时刻，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娃娃，总会随着这漫天翔翥的夕鸟，和着少年的笛音，一起嬉戏、追逐……

每当这时，这个岩身被夕霞映成形黄之色的“千鸟崖”，便真的名副其实为千鸟之崖了。

而在那明月当空之时，少年也不忘运转自己那“炼神化虚”之法，充实他那似乎毫无进展的太华道力。这时候，爱玩闹的小姑娘，便会静静地陪在一旁，也学着哥哥的样子，在那儿跌坐——只是，虽然少年也曾跟她解释了半天什么是炼神化虚，但这小女孩儿，与他哥哥几天前的反应一样，还是全然懵懂……

山中的日子，便这样一天天热闹而又悠然地流逝。

这一天，醒言正看着琼彤在堂前石坪上玩耍之时，却见那崖前林间石道上，正远远地走来一人。

第二章 杯酒凭栏，检点浮生闲话

这天下午，醒言和琼彤看到，从那崖前蜿蜒上山的林荫夹道上，正有一人，远远地朝这千鸟崖走来。

“怪了，这大热天的，有谁会来这四海堂呢？陈子平？不过看走路的样子，不像。”

因为隔得颇远，醒言一时也认不清来人到底是谁。

又过了一小会儿，等那人又走近了些，醒言才瞧清楚，原来这位千鸟崖的访客，却正是上次那杜紫衡的要好之人，弘法殿清溟道长的大弟子，华飘尘！

“咦？他来做什？”

醒言心中暗自警惕，便小声提醒了琼彤一下。

不过，等那华飘尘上得石坪，跟这两人表明来意，醒言才知道自己完全多虑了。

原来，这位弘法殿的大弟子，这番提着一篓酒菜前来，竟是要替他那位紫衡师妹，来向醒言赔礼道歉！

只见这位一身素衫依旧一尘不染的华飘尘，在这袖云亭中，一边在石桌上摆下几小碟花生、香豆之类的下酒菜，一边笑着跟醒言说明来意：

“张堂主有所不知，那次紫衡师妹回去后，经我一番劝导，也颇是后悔。但那女孩儿家脸皮就是薄，虽然明知自个儿做得不妥，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认错。这几天她越琢磨越觉得自己鲁莽——这不，便央我过来跟张堂主说个道歉话儿。”

“哈哈，哪用如此多礼——那事我便一直没放在心上！”

醒言闻言，爽朗一笑，表示自己并不介怀。

说起来，这张醒言曾在市井烟尘中混得许久，可谓是识人无数。这些年历练下来，于人情交接之上，也是颇为通达。正可谓是“闻弦歌而知雅意”，待听得华飘尘这几句言辞恳切的话儿，醒言便知他这番前来替他心上人道歉，并非作伪，确实是出于真心。

其实，自那日醒言不得已出手教训过杜紫衡之后，这个清溟首徒华飘尘，便一直成了少年心中的一个疙瘩。虽然，自己向来是无所畏惧，但现在这千鸟崖上，自己的身边多了琼彤这个来历特殊的小娃娃，为她着想，多一个交恶之人，总不是好事。

现在看来，这个自己一直担心的人物，却也是那通情达理之人。晓得这点，醒言也甚是高兴，当下便帮着华飘尘铺排酒菜，并吩咐身旁的小娃娃一声：

“琼彤，去帮哥哥拿两只陶碗来。今日我要与这华道兄好好喝上一回！”

“嗯！”

小娃娃儿应声而去，颠颠地跑到那石屋之中，拿出两只陶碗来。

于是，这醒言、华飘尘二人，便在这袖云凉亭中，对着眼前绿意盎然的青山翠谷，听着对面无名山上流瀑的水声潺潺，开始喝起酒来。那琼彤小娃娃，则端着一小碟香豆，乖乖地坐在哥哥旁边，吃着零嘴。

华飘尘带来的这一小坛水酒，与当时大多数坊间所售米酒一样，并不甚浓烈，清醇爽滑，正好喝来消暑——喝着清酒，吹着山风，真是好不惬意！

推杯换盏几番之后，醒言便听那华飘尘问道：

“张道兄，听说你曾跟那清河师伯学过法术？”

“嗯，是啊！”

少年顺口答道。

“果然！”

听得醒言这随便一答，华飘尘却似是恍然大悟，又喝了一大口酒。

“咦？华兄此话却是何意？”

醒言倒有些摸不着头脑。

“愚意是说，既然张堂主曾跟那清河师伯学过法术，那紫衡师妹败在道兄手下，也真是不枉了！”

听得华飘尘这回答，醒言心下倒是蓦地一动，又想起当日灵庭子的一番话。当即，醒言便停下碗盏，认真地问道：

“那清河道长，法力真个高强？”

“那是自然！道兄也不必替自己的授业师父谦虚——是不是清河前辈没跟堂主讲过？嗯，也有可能，毕竟经过那场变故……”

现在，这位已有几分酒意的弘法殿大弟子，一脸崇敬地说道：

“清河师伯，灵虚掌门首徒，为人清狂不羁，当年号称‘上清狂徒’；但又极有天资，修炼得一身高强的道法，连续三届在嘉元会上独占鳌头——以至于在第四届上，经三教长老一致议定，三次嘉元斗法冠压同侪的弟子，将不必再参加道法比较……唉！如此想来，那清河前辈的道法，又岂只是‘高强’二字可以形容！”

言语之间，这弘法殿大弟子，大有恨不相逢之意。

这位华飘尘，也是颇为豪爽；但一待他提到心目中的偶像，便忍不住开始絮絮叨

叨，一边饮酒，一边叙说多年搜集来的清河事迹。

于是，这位听众的脑海中，便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如走马灯一般，在眼前不停更替交换。

一会儿，是饶州善缘处那个清河老头儿，数年如一的嬉皮笑脸猥琐模样；一会儿，又变成那月圆之夜，万山之颠，白衣胜雪，剑气飘风的世外高人……

华飘尘这一通话下来，直把少年的脑袋，灌得晕晕乎乎，倒真要以为自个儿已经醉了！

从华飘尘散散碎碎的话里，醒言还知道，那个老道清河，却还有一个外号，便是“天一酒徒”，正说他极为嗜酒——这事儿，醒言倒是深信不疑。

说起来，这次华飘尘提着一坛酒来，便是推此及彼，料定这四海堂主，定然也是喜欢喝上一口！

不过，虽然相对于那陈子平来说，这华飘尘从长辈那儿听来的前尘往事，要多上许多；但醒言听了一会儿，却发现，其实这位清溟首徒，对那老道之事，也是知之不详；很多事儿在少年听来，倒颇似那无稽的传言。于是，待过了一会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话头，少年便插上了一句，问了一个自己最为想不通的问题：

“我说华道兄，方才听你说起，那位清河道长，竟然是灵虚掌门的首徒，可为何会被遣去饶州善缘处？”

少年心中，才不信清河老头儿那冠冕堂皇的“入世修行”说法！

“这个……”

正自滔滔不绝的华飘尘，却似是一时被问住，皱着眉头细细思忖了一会儿，才说道：

“这事倒不大听师伯们提起，只隐约记得，清溟师尊曾偶尔跟我提过，他那位清河师兄，被委以看守天一藏经阁的重任，却不知怎的，有一天竟将一个本门圣物给弄丢！所以，即使灵虚掌门极为喜爱清河前辈，但也是大为震怒。虽然当时教中前辈，多有说情，但灵虚师尊还是重重责罚了清河前辈，禁锢了前辈一身道力，给遣出了罗浮山。”

“不过幸好，最近听说清河前辈因引荐堂主有功，那一身禁制已被消除，真是天大幸事！”

说到此处，华飘尘以手加额，长长地嘘了口气，倒似那解脱苦难之人，正是他自己。

“圣物？”

一听这词儿，醒言立马竖起耳朵，试探着问道：

“这圣物……是不是那藏经阁中的什么珍异秘籍？”

长久以来，老道神神叨叨传给醒言的这本《上清经》，对其来历，少年私底下已经设想过多种可能……甚至包括坑蒙拐骗。这次听华飘尘一提“圣物”二字，醒言立马便留起神来，却听那华飘尘迟疑地说道：

“呃，好像不是什么经书。听传言说，倒似是清河前辈，冬天里温酒，误拿了那圣物当柴……这个说法真是荒唐！不过门中长辈对于此事，一般都不再提起，所以我也不甚清楚。”

“哦，原来如此。真是世事难料啊！”

想起往日清河老头儿的脾性，对于华飘尘认为是无稽之谈的说法，醒言倒真有几分相信——只不过，却不敢直说出来，省得伤了席间和气！

当然，不管怎么说，华飘尘这番话，倒是解了少年心中的疑惑：

“难怪那天灵庭子提出让清河回山，那灵虚掌门甚不高兴。原来这清河老头儿，当年竟还闯出这样的祸端来！”

这一番谈话下来，倒让醒言知道，难怪那陈子平对他这个大师兄如此崇敬。这个清溟首徒华飘尘，果然是个大好男儿，谈吐之间甚为磊落洒脱。虽然带着酒意，但说话还是非常得体。

看来，华飘尘对上清宫中的事情，倒是知道得不少。醒言便借着这机会，又小心翼翼地问了句：

“华道兄，有件事也不知当问不当问。”

“何事？尽管说来便是。”

“我上清宫中，是否对那异类灵物，一概视为寇仇？”

说到这儿，醒言怕华飘尘起疑，又添了一句：

“前些日在上清宫中，看到有位赵真人，竟是与一头猛虎相伴。似乎掌门师尊也并不如何在意……所以我心中甚是疑惑！”

“哈！原来是此事——可能张堂主来得这罗浮山不久，对本门还不是十分熟悉。我罗浮山上清宫，在天下道门中能占得一席之地，便要归功于谨遵那上清教祖的教诲，讲求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我上清教门之中，对这天地万物的理解，并不拘泥于一途。”

“就说那异类妖怪，我上清宫中向来便有好几种看法。只不过我清溟师尊，倒是对于那些个异类精灵，颇不以为意。”

“原来如此！”

听得华飘尘这番解释，醒言心下顿时大宽，赶紧又替这位华道兄斟满一碗米酒。

那华飘尘也是谈得兴起，接着又说道：

“说起这兼收并蓄，在我上清宫中，虽然对于那修炼天道，以清心炼气、静养存

神为主，但其他途径，也并无特别拘束。比如‘玄素之道’的房中术，也并不禁止。只是，这房中之术，现在在我上清门中，已基本无人再修习了。”

“哦？这是为何？”

“因为门中曾有位灵初前辈，一心推崇玄素之道，谨遵那阴阳炉鼎之法——只是数十年修炼下来，不仅道法进展甚微，而且还……”

原来，这上清宫中，与灵虚、灵成相同辈分的，却还有位灵初道长。只不过，这位灵初前辈，向来只信奉以房中之术来修合天道。很可惜，他以此法修行，不仅那道家未有大成，还因那些个炉鼎女子，俱慕他人材，再加上灵初前辈心软，这多年下来，那些个本只是买来修合道法的女子，竟都成了他的妻妾！

现在，这位灵初前辈，已是儿孙满堂；山上住不得，便去那罗浮山下，做了个儿孙绕膝的田舍翁。这飞云顶上清宫，灵初道长已是不常来了。

有了他这个前车之鉴，现在上清宫中，一心只为修得天道的后辈弟子，俱是暗自警醒，已没谁再热衷于那“玄素之道”了！

倒想不到，这上清宫中，竟还有这等趣人！听华飘尘略微一说，醒言当下便有些忍不住笑意——

却不防，少年身旁那位一直安安静静的小琼彤，突然稚声稚气地问道：

“醒言哥哥，那房中之术是什么？”

“呃。”小娃娃这发问，却难不倒醒言。这些天，少年常在四海堂中研阅经书，那本专讲玄素之道的《纯阳真经》，也是大致览过，现在还留有些印象：

“这房中之术，也称玄素之道，它是循那……”

刚说到这儿，少年的解说却戛然而止！然后，这位刚刚还在认真解答的醒言哥哥，便对面前这位一脸好奇的小小少女，正色说道：

“琼彤妹妹，你还小。这房中之术，小孩子却不应该知道！”

“为什么我不应该知道？——呃！哥哥啊，都说人家不是小孩子了！”

这小娃娃儿嘟着嘴儿抗议。

“这个……呀！哥哥现在恐怕有点儿醉了，咋觉得有些难受！嗯，琼彤你去帮哥哥拿杯凉茶来，让我醒醒酒。”

“好的！”

听得哥哥有些难受，琼彤便赶紧朝那石屋一路小跑而去。

只不过，经过石屋门侧的那只石鹤时，这小娃娃儿却是偷偷停了一下，立定身子跟石鹤比了一下——却有些沮丧地自言自语道：

“唉，和前天一样，还是没长高……”

“哥哥他什么都好——但如果不总把琼彤当小孩子，那就更好了！”

“唉！真是世事难料啊！！”

小娃娃学着醒言刚才在凉亭中的口气，在那里幽幽地喟叹了一下。

经了这个插曲后不多久，那袖云亭中喝酒之人，也差不多酒兴阑珊，华飘尘便告辞下崖而去。看着这位华道兄有些歪斜的下山背影，醒言心中颇为感慨：

“今日这一叙，也真值得——原来却不知那位总是嬉皮笑脸的老道清河，当年竟还是这等杰出人物！”

“当真是世事难料！”

正在少年出神之时，却忽听得身旁“呼啦”一声——回头看去，原来是那位正在勤快收拾着碗筷的小琼彤，却不小心将一只陶碗扫落在青石地上。当下，那陶碗便摔得四分五裂。

……

看着这散落一地的陶片，少年却突然如遭雷殛，一时竟怔在那里，说不得半句话来！

第三章 福至心灵，参幽微以通玄

盯着这碎了一地的陶片，这位微有酒意的少年，竟是突然发起呆来。

那个扫落陶碗的小女孩儿，见醒言如此反应，立时便满面惶恐：

“哥哥你生气了吗？……都怪琼彤笨手笨脚，打破哥哥的心爱之物。”

琼彤在一旁自怨自艾，眼中又是蓄起一汪泪水，边说边蹲下去，一片一片地将那陶片捡起来。

虽然琼彤正说话，但醒言却似是充耳不闻，只在那儿呆呆地出神。直到琼彤蹲下身去收拾，挡住他的视线时，才突然回过神来。而现在这个琼彤小妹妹，竟是语带哭腔，泫然欲泣——醒言一下子慌了手脚，赶紧也蹲下来，和她一起收拾这碎碗片，好言慰解这个伤心的小小少女：

“呵！这陶碗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只碗啦，哪里会是哥哥的心爱之物，摔烂一点也不可惜！”

“哦？那哥哥为什么要生琼彤的气呢？”

“咳咳，那是因为——呃！根本就没生气啦！只是哥哥突然想到一个很头疼的